

赴一场音乐盛会

——哈尔滨新年音乐会随想

■秋月

2022年元旦之夜,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哈尔滨音乐厅,聆听由指挥家汤沐海先生指挥、哈尔滨交响乐团演奏的“新年音乐会”。

我一直关注着哈尔滨交响乐团,它也是我喜欢的乐团之一,我欣喜地看到,在汤沐海先生担任乐团总监后,交响乐团演奏水平有了飞速的提高。

我是汤先生多年的粉丝。这位曾师从世界著名指挥大师卡拉扬的指挥家,艺德高尚,才华横溢,“对音乐驾驭自如,诠释准确(音乐教育家杨鸿年)”,我多次参加过他指挥的音乐会,今天的音乐会自然珍惜。

这是一场中外名曲的盛宴,是中外艺术家的邂逅。演奏曲目既有施万春的《节日序曲》,鲍元恺的《炎黄风情》(选段),刘炽的《我的祖国》,也有世界经典名曲,如《新世界协奏曲》《波尔卡》《圆舞曲》《胡桃夹子》(选段)《今夜无人入睡》(图兰朵选段)《饮酒歌》(茶花女选段)……

悠扬高亢的唢呐吹起,《节日序曲》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,管乐齐鸣、锣鼓奏响,龙腾凤舞的场面立刻呈现在眼前,欢快的旋律一扫疫情带来的沉重和些许压抑。一曲结束,掌声如潮。

中国风的曲目就是接地气。《看秧歌》把我们带进过年的祥和气氛,那特有的民俗旋律让人禁不住也想扭一扭。也许指挥也是这么想的,只见他右手夹着指挥棒,左手拍着腰,身体摇摆着,两只脚倒着碎步,俨然跳起了秧歌舞,那陶醉的神情啊,看得观众们忍俊不禁。

《小放牛》是多么熟悉的曲子,悠悠青草,一支短笛,坐在牛背上的放牛娃得意地吹着,天下无事,天下

无争。随之,笛子和乐队遥相呼应,似乎放牛娃和村姑调皮地对着话,诙谐轻松,情趣十足。

《太阳出来喜洋洋》中仿佛看见头上戴着白毛巾的老汉挑着扁担走来,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,身上充满了力量。

交响乐合奏《我的祖国》气势磅礴,汹涌澎湃。每当我听到这首歌,心中就充满了激情,我日益强大的祖国,是温暖和平的土地,是用青春和力量铸造的铜墙铁壁,谁也别想觊觎。

……
世界经典名曲是新年音乐会必演的曲目,它代表着一定的欣赏水平。

百听不厌的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》,一听到它我的脑海里就出现溜冰的场面,上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正好上滑冰课,学校的大喇叭放着《蓝色多瑙河圆舞曲》,我第一次知道圆舞曲,第一次知道施特劳斯。

欢快的《波斯进行曲》《雷电波尔卡》多么让人轻松愉悦。

《狩猎波尔卡》乐曲一改原来静默的台风,扛着猎枪的猎手似入无人之地,在乐队中穿行,枪声适时响起,空气中好像弥漫着一股火药味。

最搞笑的是美国作曲家安德森的《打字机》,一台打字机放在舞台右前方,我最喜欢的打击乐手(定音鼓)美女艾思辰从大大的鼓后面跑了出来,只见她架着一副黑框眼镜,煞有其事的快速打着字,间或敲一下铃,乐队呼应着她,往日子里只见她拿着双锤敲着鼓,没想到小小的打字机她“弹”起来仍然运用自如。曲终,她把打印出来的纸顺手撕碎,扬向天空,飞跑而去,观众席发出善意

的笑声。

几年前我在哈尔滨大剧院看过俄罗斯艺术家演出的芭蕾舞剧《胡桃夹子》,所以当《进行曲》《特列帕克舞曲》《双人舞》《花之圆舞曲》一首接一首响起时,舞蹈画面立刻逼真地呈现在眼前。

而选自《图兰朵》的歌曲《今夜无人入睡》更使我欣喜无比。记得2016年最后一个夜晚,意大利艺术家来到哈尔滨,他们在哈尔滨大剧院为中国的观众演出了一场极高水平的歌剧《图兰朵》。那天,我背着相机提前来到剧场,看着工作人员



装台,与他们一起准备迎接《图兰朵》。扮演“图兰朵”的是世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、当年72岁的基文娜·卡索拉,她的演唱就如她所期望的“我希望我的认真能让音乐击中你的心灵”。那天演出后,我是少数在后台与“图兰朵”“卡拉夫”“柳儿”合影的人之一,这份殊荣伴随我开心了好几天。今夜再次聆听熟悉的旋律,我仿佛又回到那个风雪交加的难忘夜晚。

《古典音乐大串烧》对于我这样的初级乐迷简直就是一个大福利,在《野蜂飞舞》引领下,莫扎特的《第四十交响乐》,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曲》《哈利路亚》《费加罗的婚礼》,《斗牛士》(1812序曲)……一道道音乐之光迎面而来,让人应接不暇,似“诸神同驾”。

《拉德斯基进行曲》掀起晚会的高潮,在汤沐海指挥带领下,观众们忽而重重地打着节拍,忽而小心翼翼地跟着乐队轻声拍掌,这时候乐队和听众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浑然一体,曲终,人不愿散,继续鼓掌。

通红的围巾披起来,美丽的鲜花举起来,恋恋不舍地告别了新年音乐会,再见了,明年再相见。

我要感谢音乐会编排者给了我们一场温暖的音乐之旅,一个美好的浪漫之夜。新年伊始,这样的心情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。

父亲随着日历上的日历一片片见薄而见老,我伴着日历牌一年年更换渐渐长高。

我的家住在偏僻的农村,父亲是老实巴交的农民。父亲由于年轻的时候干活累成伤力,为了养活一家人,自悟学会编炕席的手艺。

每年秋天,高粱收场后,他就开始编炕席,除本屯的人用外,大多都背到十几里外的集镇上去卖。父亲很抠,一分钱不给我们孩子花,可是,年年到年根的时候,他都会买回来一个崭新的日历牌和日历本,端端正正地挂在里屋房门旁,欣喜地望着它,好像看见那里面藏着金子,哪天就可以蹦出来似的。父亲的慈祥很可爱。

一年年背驼,我也是成年人了。

时代的发展,农村的生活好起来,父亲也老了,父亲老屋土坯房变成砖瓦房,唯一不变的还是老地方挂着那老式的日历牌,虽然,日历牌的上面多了些广告,日历的页还是可以撕掉的那种。

每天早上,父亲还是一如既往地看着昨天的日历,长久地思索着什么。然后用颤抖的手撕下昨天的一页,轻轻地抚摸着今天的一页,我不忍心看见父亲撕日历,我感觉,每撕掉一张,就好像看见父亲脸上的皱纹又加深了许多,那日历就是一把无情的刀,在挖父亲的心,那撕去的一页页日历就是贴在父亲脸上的老年斑,我的心难受,眼睛模糊

父亲的日历牌

■郑旭东



新日历牌挂好后,父亲闲的时候就一张张翻看。每天早上起床后做的第一件事是撕去昨天的日历,然后用粗糙的手指,轻轻地抚摸着今天日历的页片,他不经意的动作,像一滴滴秋露,打湿了我的泪,父亲想让我这一天平安顺利,小日子过得舒舒服服。

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盼年,所以,我也天天翘着脚或者踩着炕沿去看日历牌号码,边看边在心里说着妈妈教的儿歌:“小孩,小孩,你别哭,过了腊八就是年”“小孩,小孩,你别哭,过了腊八就杀猪”。看见父亲每天早上撕下一张日历卷上纸烟,感觉那烟头闪烁的火光又把一天烧掉,离过年的日子又近一天。

除了盼年,还盼端午节、中秋节,盼有个红白喜事去坐席。农村太穷,一年到头,肚里不见油水,盼端午节吃几个鸡蛋,中秋节吃顿月饼,解解馋。盼这些日子的到来,就瞧日历牌。

年龄稍大一点,我常常望着日历背节气歌:“立春阳气转,雨水沿河边,惊蛰乌鸦叫,春分地皮干,清明忙种麦,谷雨种大田……”父亲说,你不要背节气歌,要背唐诗宋词。

我大概,父亲识不了几个字,怎么知道这些。后来明白了,原来父亲是听大鼓书记下的。父亲的心思是让我长大后,不要在庄稼地里里里外外找活,让我知书达理,学圣贤,出人头地有俸禄。

日历牌一年年地更换,父亲

了。

父亲的日历牌永远是板板整整的,家里人一般只看不断,基本都由他打理。日历上父亲做了不少特殊的记号,有的是叠起来的一页,有的是用笔做的特殊记号,这里有孩子们的生日,有亲戚结婚的日子,更有特殊意思的,父亲没有什么文化,可是,有关国家大事的日子他都有记录,国庆节他记得最清楚,每年都把这日历提前叠出记号来,到了这天,撕下来,同蹲墙根的老哥们分享,讲许多难忘的故事,脸上笑呵呵的。

有一次,我回农村去看他,父亲坐在炕沿上,身旁左边是一个朱红的拐棍,右上方就是日历牌。他指着日历说,知道你们今天回来。我看见了,日历上有他老人家叠过的痕迹,父亲记住了我打电话告诉我回来的时间。可想而知,这个多月,父亲是怎样地天天撕日历啊。儿女们,答应老人的事一定要办啊,老人的心随着日历一天一天撕去,一天比一天更贴近我们的心。

日历在墙上微笑,日子在心中流淌。如今,时代在发展,日历的样式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,有台历、挂历、电子日历等等,林林总总,花花绿绿,父亲那个年代用过的日历很少能够见到了,人们没有天天撕日历的程序,也就少了那一份份的情感。

我喜欢那厚厚老日历,享受那厚厚擦起来的情感,愿在以后的日历上写满幸福的故事。

冬季到老街来看雪

■程君



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下雪了,一场雪来了,小孩们都戴上手闷子,去外面打雪仗,再一起堆个雪人。有人把自己的红围脖给了雪人,那雪人就活了。有雪玩时间过得飞快,大人们喊着“吃饭了”,一个个冻得鼻尖红肿的孩子才各回各家。再一看翻毛大头鞋上面好像粘满了白糖,里外全是。

春节将至,隔壁三嫂就拿出来她的小剪刀剪各种各样的窗花。我最喜欢的是看窗玻璃上的冰花,树木森林珍稀鸟兽应有尽有,看累了就把鼻子贴上去,把鼻子压扁了也浑然不觉。

长大了,我来到了北方名城——哈尔滨。说到哈尔滨,它独特的地标就在松花江,而冰雪是它的水晶名片。在南方人的眼里是渴望见到雪的,尽管这里的天气会让人倒吸一口凉气,“冻掉下巴”,每年还是有慕名赶来的人们齐聚中央大街看冰雪、品美食。我起初也一样摸不清门路,跟在一大群人后面排队买小面包。这个面包是百年老字号“华梅西餐厅”做出来的,要说它有什么好,那就是味道有点啤酒。马迭尔冰棍也是非买不可的,我每次都选朗姆酒口味,无论多冷咬上一口,浓浓的奶香混合着一种异国情调,含在嘴里只等它慢慢融化最是满足。小情侣们还要在树挂底下举着他们的冰糖葫芦亲密留影。这个时候的雪花是暖味的、天使一样给每一个女孩穿起了婚纱,会让相爱的人流连忘返。

2021年的哈尔滨有点奇怪,12月份步行街上还有人撑着伞,一场冬雨悄无声息。想起有首歌“冬季到台北来看雨”曲调忧伤,倒也带着那么一丝丝丝缕缕。老街上这个季节的雨可不是随时都有的,要回溯到几十年前。岁月的时光机让一些人渐行渐远,模糊了容颜,细雨以它细腻的笔触,将松花江为背景的素描渲染成诗,千巴巴

的老树枝上就存着那雪的魂魄了!一场雨如梦似幻,索菲亚教堂的钟声来得及时。

喜欢读书的人都知道始建于1918年的教育书店,原为松浦银行,它是巴洛克标志性建筑,有着深红色的阁楼。像这样的建筑中央大街上还有很多,形体多变的半圆穹顶创造了优美的天际线,如果赶上下雪就真会觉得这雪来自天山。“白雪书屋”“白雪红墙”“白山黑水”都是好听的名字。金店、中央商城还有俄罗斯商场并列其中。大列巴、秋林红肠销售最好,望远镜、怀表和套娃占据橱窗显要位置,等待领它们回家的人。

在多情的塞北,有教堂的地方,雪仿佛

都来自异国。通江街上的老会堂音乐厅正在彩排跨年交响乐,四重奏此起彼伏。这是个很有特色的犹太教堂,随处可见的六角星与雪花相交错,你还能看见上了岁数的老俄侨夫妇携手走来,一个世纪的相依相偎,想来这座城定让他们刻骨铭心。

不听音乐会去咖啡馆坐坐也是不错的,如今的咖啡馆已是多元文化的综合体,有的是画廊咖啡、有的是书吧,提供简餐。吉他手表现那久违的黑胶唱片的感受,还有曾经的巴扬(手风琴)艺人现在更老了,只要你带上心情,在老街,随时随地都可能与一场怀旧经典来个满怀。外面天寒地冻,丝毫不能削

减各种艺术流派的热情碰撞。

老街上不仅浪漫,这座城也有热血铿锵,有过多少故事起伏在松花江上?防洪纪念馆就屹立在松花江畔,它见证了太多的自强不息。

如今备战冬奥会、助力冬残奥会,也让这座城肩负起使命、焕发活力。在亚布力滑雪场、在二龙山、在冰雪大世界,冰城从来就不缺少奥林匹克精神,哈尔滨新区冰上运动中心正进行冰舞表演。“一起向未来”也带动了全民运动热,往年的冬泳爱好者在这个时候早就跃跃欲试了,他们结着队,欢快地跳入水中想与水底的游鱼亲密结

盟,中老年人的加入使这项运动更具魔力。疫情当前许多智能化室内健身馆也在有组织开放。

位于兆麟公园的冰灯游园会开创于1963年,是最早的室外冰灯艺术展览。每年看冰灯的游人络绎不绝。设计者们就地取材,每一件冰雕作品都来自松花江冰块。人物和动物栩栩如生,有老寿星、骏马还有三羊开泰、八仙过海,冰塔和冰桥的出现更使观赏者的视觉体验达到沸点,孩子们可以坐在雪橇上,高声欢笑。冰雕是一个常做常新的工艺,因每年的主题不尽相同,新老设计师们多次获奖。

夜幕降临老街上亮起路灯,雪打在灯罩上边像流星一样。卖烤地瓜摊冒出的热气又让这灯光飘了好远,从这条街到那条街就都冒着热气。走在大街上,冰灯、冰雪、路灯辉映,行人里有行色匆匆的,也有像我一样把这里当做故乡的异乡人。人们着装各异,皮大衣配高筒皮靴、军大衣戴棉帽子,裘皮皮革尽显奢华,朴素的滑雪服也是清丽亮眼,当然身着羽绒服的最多。

冬季的松花江也有壮观的日出日落,这里自古就是松江湿地,众鸟栖息的地方。当年的古道河,运送铁路器材的马车就从这里走过,后来成就了横跨欧亚大陆的第一座跨江桥梁。一些白色的房子似近在咫尺,在斯大林街、友谊路等遥相呼应。

老家渐逝人渐少,踩在面包石上看天,雾凇在你头上抚着,让你恍惚迷离,以为来到了时光隧道。如果张大了嘴还可能吃到大块“冰糖”。脚下的雪也咯吱咯吱发出脆响,厚底加毛绒的雪靴给你的双脚无限温柔。欢快的浪花就在冰层下面游荡,而松花江上滨洲铁路桥并非历年的遭作,它正迎着光、和着青春舞曲奔向远方。